



• 東北人民抗日鬥爭故事集 •

抗聯女戰士

• 東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 •

抗联女战士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

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1959年 沈阳

抗联女战士

杜連仁 孙恩同插图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5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黑龍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3 $\frac{5}{8}$ ·插頁4·字數63,000·印數1—5,2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

統號：877

出版說明

我国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凶惡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十四年之久的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数革命战士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坚貞不屈，英勇頑強，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許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頌揚他們的丰功偉业，学习他們的高貴品質，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有关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书籍，以帮助广大讀者較全面地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和抗联战士的英勇斗争事迹。这些书籍主要包括：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故事集和东北人民抗日詩詞歌謠集等。

这些书籍有的是由亲自参加过东北抗日斗争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則是采訪記錄下来的，“东北抗日烈士生平事迹片断”主要是由东北烈士紀念館主持編写的。有的书籍曾出版过，这次又稍加整理补充并經過認真核对，一并重新出版。

講述和記錄的同志，委托我們在这里向讀者說明一下：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同志們和烈士們的生前战友、同学和親屬，热情地为我们提供材料和意見，謹此表示衷心謝意。

我們衷心感謝原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周保中、馮仲云、伊俊山等同志，在百忙之中或帶病为我们审阅稿件。并对为我们积极撰稿的同志們，致以謝意。

目 录

两天三夜·····	1
深山密林·····	24
不能忘記的人·····	42
抗联女战士·····	48
考 驗·····	60
雪 天·····	70
冰 上·····	87

两天三夜

李 敏

雪 泊 露 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我紧紧地握着马枪，站在完达山的一个高高的雪峰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一切声音，了望着四面八方。雪花纷飞，我眼前象挂着一幅白色的薄幕，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层层的山，以及那些象带孝老人似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里，连那些披毛野兽也宁可躲在洞里挨饿，不愿出来觅食。我身穿一套单薄的棉军衣，脚上穿一双黄色的胶鞋，在风雪的侵袭下冷得发抖。为了使得身上暖和点，我在古老的青松下，不住地跺着脚。不行！于是我开始做劈刺的动作，嘴里小声数着“一二杀！一二杀！”这样连续做了十几次，身上才觉得暖和一些。

北风吹得青松摇晃，树枝互相撞击着，噼噼、唰唰地响。伴着这种响声，在山下传来了动人心弦的歌声：

木叶凋零寒刺骨，白雪飞降，

抗日志士，杀敌疆场，
争独立，求解放，冒雪冲霜，
游击战斗忙；
坚决抗战，山高水流长，
宁战死，不愿国亡，
不除日寇，不回家乡！

.....

啊！那是战友們在山下篝火旁歌唱。这歌声随着寒风荡漾，震动了整个山谷，好象完达山、七星褶子都参加了同志們的大合唱。

多么雄壮的歌声啊！在这阴森的黄昏，听到这歌声，我立刻觉得在这深山丛林里，有许多的革命志士和我在一起，不再感到恐惧和孤单。

天慢慢地黑下来，山下的歌声也停止了，我在沉思着。

“小李子！”一个清快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忙转过身去，模模糊糊地看到小馬已經站在我的身后。他換崗来了。

“小馬，我觉得時間不长，到点了？”

“还差点，我怕冻坏你了你，提前来接崗的。”他的声音低沉温柔，我真沒想到小馬这个平常頑皮而又滑稽得要命的孩子，現在講話的語調，却象大人似的温和。

“不，你回去吧，小馬！不到時間我是不下崗的！”

“回去吧！你在我們队伍中是最小的一个，大家都很关心

你，我也……”他用手輕輕地推我下去。

我看他那个小样，并不比我大几岁，說起話来倒象个大
人，就問：“你多大了？”

“十七，可你才十五岁，我总比你大两岁呀！好了，这是
崗位，不准再說了，現在輪到我的崗，你走吧！”

“噯，小馬，今晚可真冷，你要多活动活动，不然会把你冻
僵的。我走了！”我說着背起馬枪下山去了。

我剛走不远，忽然发现前面有个小黑影，很象是一个人在
那晃动，我当是“情况”，悄悄地摸过去，大声喊道：“不許动！”
那人忙說：“是我！”哦，原来是毕荣。

“毕荣，你沒睡嗎？”我問。

“能睡着嗎？这样冷的夜，加上火堆燃燒得不旺，只是冒
烟。”她說話时，下巴直打顫。

我将馬枪背好，帮助毕荣把一棵倒树拖着走了。

“我告訴你个消息，”毕荣小声地对我說，“徐主任說，明
天我們要突圍了！”

“突圍！真的嗎？好极了！准备突圍后到哪个村子去，
听說了沒有？”

“到豆家圩子村，要我們宣傳小組做好准备工作呢。”

“这沒有問題，都是現成的。”

“小李子，将来我們可能分到各个团队去呢！”毕荣的話有
些沉重。

“到团队不也很好嗎？”

“好是好，我就是不願意把咱們分开。有些男同志看不起女同志，說咱們累贅，我从心眼里不服气。咱們在一起，可以和男同志比比看。我們也能独挡一面呀！裴大姐比他們那些男干部都能干，你說对嗎？”

“对，那是些好开玩笑的傻小子不講道理，說女同志不如他們。徐主任、刘排长不是都很重視女同志嗎？”我作解釋。

“据說徐主任是大学生，是嗎？”毕荣問。

“是不是大学生，我可不知道，反正他是个知識分子，人家都說他文武双全。”

“裴大姐也念过书嗎？”

“她沒念过书，从小給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参加革命才自学的。她一九三七年在湯旺河被服厂时，动員我們学文化，我就在那时才开始学識字。”

“咱們的徐主任、裴大姐多好呀！我們什么时候能鍛炼成他們那样就好了。徐主任虽然是个男同志，但是他的作风、态度，象母亲似的温和，一說話就是‘小家伙’‘小同志’。”她学着徐主任的样子，很可笑。

“毕荣，你看火快要灭了，再不去，同志們都要冻醒了！”我們拖着树，急忙往宿营地走去。

宿营地只有一个大火堆，两边躺着的战士們，由于白天爬山行軍疲倦了，在雪地上鋪些树枝，把背兜儿做枕头，紧紧地

圍着火堆睡了。黑夜包圍着这个火堆，鵝毛似的大雪飄落在同志們的身上，白白的一層。

他們都凍得蜷曲成一團團，膝部幾乎接觸到鼻尖了。

徐主任借着火光，在写着什麼，手凍得好象連鉛筆都拿不住了，一邊寫，一邊搓搓手，又不斷地用嘴去吹落在本子上的雪花。他近來肺病復發，咳嗽得很厲害，再加上挨餓受凍，瘦高的個兒顯得更細更高了。雖然他才三十二歲，但看他那副憔悴的臉色，已經象四十多歲的人了。

老張頭坐在火堆旁邊睡着了。他用雙手抱着膝蓋，垂下頭，半張着的嘴流着口水，時斷時續地打呼嚕。就是因為這個樣子，大家都叫他“張佛爺”。

劉昌有排長，光着一隻腳，將濕腳布掛在樹條上烤，接着又補起他那張着嘴的韃韁。他那雙粗壯的手，凍得裂了口。針從他手里滑下來，他邊找針，邊朝着我和畢榮說：“這針都是專給女人制的，小的拿不住，革命勝利後，我專制一根這麼長的。”他用手比作一尺多長。

“哼，到那時，象你這樣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娶上個漂亮媳婦，還用着自己縫？”老張頭停止了打呼嚕，但仍然閉着眼睛在講話。

“老張同志，到那時，咱們就用機器一突突，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生活了！”劉排長用那只破鞋比划着，腳做着登機器的動作，一不小心，腳被樹枝刺疼了，哎喲了一聲。

“小伙子，怎样，冒进了吧！哈哈哈。”老張头笑了，我們也笑了。

这时，裴大姐披着一头一身白雪，从东山巡視、查崗回来。她臉色緋紅，秀丽的两只大眼睛閃耀着光芒，兼之滿身披雪，宛如仙女披着白紗下凡，不象的是她背着步枪，手里沒有拿花搖扇。虽然她已經三十五岁了，但是青春时期的美丽的綫条还没有完全消失。她到火堆旁边抖了抖雪，靠着火堆站着，目光时而投向正在睡覺的战士們，时而凝視火光，若有所思地半閉起眼睛。

我和毕荣把树枝向火里投擲，火星崩落在正睡覺的滿身披着厚雪的同志們身上，立刻滋滋地灭了。

我看見火堆旁的一盆煮熟了的树皮，說：“裴大姐，这是給我留的嗎？”

“是的，是給你留的，今天煮的不多，因为天冷，树皮冻的剝不下来，少吃点垫垫飢，明天再多煮，吃一頓飽的。”

“咱們不是要下山嗎？裴大姐，明天讓我們吃一頓小米干飯吧！”我仰着臉，笑着对她說。裴大姐象所有的母亲怜愛自己的孩子一样凝視着我，忽然眼睛里含着閃亮的泪，紧紧地擁抱我，撫摸着我的头，安慰地說：“快吃吧，明天一定讓你們吃一頓飽飯！”我因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常常羨慕別的小孩子受到母亲关怀的温暖生活。我自从遇到了裴大姐后，就受到她对我母亲般的关怀，此刻，我在她的怀抱里看到她那怜愛的

• 6 •

眼光注視着我時，我是感到多么溫暖和幸福啊！

我拿過小磁碗，盛上一碗樹皮就吃。這些不加鹽的樹皮，原是苦溜溜的，很難吃，但由於飢餓，熱呼呼地吃起來，卻覺得滋味不壞。吃完，我坐在火旁，烤腳布和鞋。

徐主任將鉛筆和本子裝到他的圖囊里，站起來，把皮帽子脫下抖掉雪，又將背後的雪抖下來。他看見我凍得那樣，便低聲地問：

“小李子，才下崗嗎？冷不冷？”

“下崗好長時間了，那里比這冷。”我回答。

“是啊，今天很冷，把他們都叫醒，起來烤火。”他說着就把戰士們喊醒，但戰士們不立刻起來，徐主任接着說：

“起來烤烤火，不然就要凍病的。看你們，縮得象個刺蝟，這哪能解決問題呢，起來吧！”他把戰士一個一個拉起來了。

“他媽的，老天爺也和咱們作對！”小馬剛下崗回來，就向火堆擠，背朝着火堆烤，這時，他那開了花的棉褲，起了火苗。

“小馬！小馬！你的褲子着了！”我着急地喊。

小馬頑皮地喊：“一二三！”往雪上扑通一坐，笑着說：“這年頭火燒屁股是常事，着什么急呀，小李子！”

小馬站起來，屁股冒着氣，湊到我跟前，拉着長長的調子：“美麗的小姑娘，幫幫忙吧！”把屁股朝着火堆，向我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假裝生氣，不理睬他。

小馬忙改口說：“報告小李同志，馬家遭了火災，請求女

同胞帮帮忙！”他向我行了个军礼。

我憋不住笑了，从帽子上拿下带线的针。这时小馬赶紧给自己下命令：“卧倒！”然后趴到木头上，大家又一陣哄笑。

徐主任也笑着說：“这小子，太頑皮了！”

我跪在那里，看小馬的褲子已坏得没法縫了，說：“小馬，你大概下山的时候，扛着两只脚，用屁股滑下来的吧？你看褲子烂这么大一块，又沒布，咋补？”

“小李子，要不你就用一条繩子，象扎口袋嘴子似的系上吧。”他趴在那里，不得勁地歪头看着我說。

“那怎么行呀！”我說着，从兜里掏出一块半旧的手帕来，往小馬褲子上貼。

“用你的手帕，我该怎么感謝你呀！”

“不用謝，只要以后少說女同志的坏話就够了。”

“哪兒的話，你們真冤枉好人。小李子，說正經的，我将来一定还給你一块好手帕。”

“将来，那么要等多久呢？”

“不久，不久，将来，把鬼子赶跑了，到哈尔滨那大城市，买一块最漂亮的、綢子的手帕还給你。”

“是啊，到那时候該多么好啊！”我边說边給他縫。

徐主任看同志們都起来烤火了，对大家說：“同志們，今年我們的战斗任务，比往年更艰巨了，大批日本軍集中向我們进攻，我們人数不多，党把坚守下江游击区的任务，交給了我

們，我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明天我們就要进行突圍，同志們有信心嗎？”

“有信心！一定要完成任务！”大家齐声回答，声音是那么坚定。

大家望着火堆，唱起了歌：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

天已经黎明。

小马轻轻地推了我一下：“喂，要起队了。”

姜家窑山上一场血战

拂晓，属于抗联第六军一师的我们这一支二十来人的小部队，开始出发了。我们已经被敌人围困在山里很久，断绝了粮食，缺乏冬装，正准备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解决供给问题，并扩充部队。

裴大姐又象过去一样，当队伍走后，她惟恐丢掉了什么东西，总要到各个火堆旁检查一遍，然后才放心走开。她忽然发现我站在一棵大杨树旁，用刺刀刻标语。

“小李子，快走吧！不然你会掉队的！”她着急地催促着。

“掉队？我从来也没掉过队！”我确实因自己从来没掉过队而自豪地笑着說。

“不要驕傲吧！”她說着，又走到另一个火堆旁去檢查。

我因为着急，手又冻得不灵活，好容易刻完最后的“！”号，后退两步，小声讀了一遍：“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民的光荣責任！”然后滿意地追队去了。

我們踏着深过膝蓋的雪地，穿过密密的丛林，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峰，跨过一个又寬又长的沟塘子，向光禿禿的雪峰——姜家窑山上走去。

狂风呼嘯着，使人抬不起头来。正午十二点，我們登上姜家窑山峰了。徐主任站在我們在新踩出的小道旁，向后看有沒有掉队的同志，嘴里催促着：“快跟上队！”裴大姐在队的中間，注視前边尖兵小馬和稍拉后的刘排长。队伍离山最高处还有一百公尺，小馬已經爬上了山头。他忽然发现敌人的一个大个子尖兵也上来了。小馬猛扑过去，但他个子太小，被那敌兵压在下面了。当敌人拔刀要向小馬猛刺的时候，刘排长已經赶到，砰的一枪，敌人脑瓜就开了花。刘排长向自己队伍揮了揮手，表示发现敌人。徐主任、裴大姐知道敌人从北山上来了，立刻命令大家飞速搶占山头。小馬卧下来，以敌尸作掩体物，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第一枪就把揮舞指揮刀的敌人干倒了。我也連滾带爬地去和小馬卧到一起，向敌人射击。其他游击队员也都卧下来，向敌人开了枪。

三百多名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象一群野猪似的向上爬来。徐主任视察了一下地形：西面是数丈深渊，悬崖绝壁；南面是刚才我们过来的又宽又长的没树木的雪沟子；东山较近，而且有树木可以掩蔽。在这种情况下，抢占东山，是最迫切的了。他爬到裴大姐身旁说：“我领十个人，从东山迂回到北山袭击敌人，你们在这先顶着，等听到北山枪响，就撤向东山！”裴大姐连忙答：“是！”眼睛仍然望着敌方。

“跟我来抢东山！”徐主任向右翼的十多名同志说。

十多名同志立刻提起枪，向东山飞奔而去。

敌人以越来越密集的火力掩护冲锋，迫击炮弹在裴大姐和我们身前身后爆炸，白雪和土块一齐飞起，落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被埋没了，但又爬了出来。这时东山的枪声响了，而且可以听得出是对打的，这表明敌人也去抢东山了。裴大姐已经明白战势是很紧张的，要大家节省子弹。

敌人继续冲上来，离我们只有一百多公尺远了，我们对敌人射击得更猛烈了。小马从腰间摸出一颗手榴弹来，挺起腰杆，狠狠地说：“你们来吧，叫你们尝尝这玩艺儿！”他使劲扔了出去，又连着扔出两三个，十几个敌人一齐送了命，机枪也哑叭了。刘排长立刻滚下去夺取机枪，待裴大姐想劝阻时，他已经爬过去了。大家就以更加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刘排长的每个动作，集中火力掩护刘排长。

不幸，就在小马扔手榴弹的一刹那，一颗子弹从他腹部穿

过，他手捧着肚子，血顺手淌下来。我赶紧爬过去：“小馬！小馬！”小馬被鮮血染紅了的手，搭在我的肩上，用力睜开了眼，嘴角带着微笑，用耳語般低沉的声說：“干——下——去——吧，小——李——子！手帕……”可是他沒有說完最后的一句話，就閉上了眼睛。

我的心酸痛。我不願在这面对敌人的时刻流泪，但我怎么控制得了呢？泪珠儿落到小馬蒼白的臉上，又滾落在雪地上。

枪声仍在緊張地响着。敌人又猛攻了，叫喊声使人嘔心。我輕輕放下小馬，抓起小馬那枝沾滿鮮血的步枪，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这时我看見刘排长已經爬到机枪跟前，他剛伸手去抓机枪时，敌人又扣上一排枪，子彈象雨点似的落在他身边。刘排长趴在那儿，可能負伤了。过了片刻，他重新抬起头，抓起机枪，但又一排机枪子彈落在他身上，他又趴下了。我們集中火力掩护刘排长，等待着他再爬起来，希望他活着回来，可是他再也沒有抬起头来。刘排长壮烈牺牲了！

裴大姐看見刘排长牺牲了，含着泪沉默了一刹那，激动地喊：“同志們，为牺牲的同志們报仇！”她組織大家发射排枪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

东山的徐主任被敌人包圍了，打得更激烈。这时我听到毕荣向裴大姐报告說：“子彈打光了。”但裴大姐仍注視冲上来的敌人，向同志們喊：“开枪！”我們把最后一粒子彈放出去